

祖國，我回來了

未央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祖國，我回來了

李劫人

南京人民出版社

祖國，我回來了

未央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漢口

內 容 簡 介

作者是創作界的一位新人，但他的作品已爲廣大讀者所喜愛。這裏所蒐輯的十一首詩，都在『人民日報』、『人民文學』和『長江文藝』等報刊上發表過，是作者三年來在朝鮮前綫和回國以後實際生活的感受。詩中洋溢着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思想和情感。

祖 國，我 回 來 了

未 央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新生公司印刷

*

書號：113・787×1092 $\frac{1}{2}$ 開・1 $\frac{1}{2}$ 印張・18,000字

。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2,000

目 錄

祖國，我回來了.....	(1)
我們的武器.....	(5)
平常的事.....	(11)
槍給我吧！	(16)
我的良心.....	(18)
馳過燃燒的村莊.....	(20)
朝鮮三願.....	(22)
他還不是英雄.....	(25)
唾棄的和崇敬的.....	(28)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30)
歌唱你，祖國的十月.....	(32)
後 記.....	(38)

祖國，我回來了

車過鴨綠江，

好像飛一樣。

祖國，我回來了，

祖國，我的親娘！

我看見你正在

向你遠離膝下的兒子招手。

車過鴨綠江，

好像飛一樣；

但還是不够快呀！

我的車呀！

你爲什麼這麼慢？

一點也不懂得

兒女的心腸！

車過鴨綠江，

江東江西不一樣，

不是兩岸的
土地不一樣肥沃秀麗，
不是兩岸的
人民不一樣勤勞善良。

我是說：
江東岸——
鮮血浴着彈片；
江西岸——
密密層層秫稽堆，
家家戶戶穀滿倉。
我是說：
江東岸的人民，
白天住着黑夜一樣的地下室，
江西岸的市街，
夜晚像白天一樣亮堂！
祖國呀，
一提江東岸，
我的心又回到了朝鮮前方。

車過鴨綠江，
同車的人對我講：

『好好兒看看祖國吧，同志！』

看一看這些新修的工廠。』

一九五三年

是我們五年計劃的頭一個春天——

春天是竹筍拔尖的季節，

我們工廠的烟囱

要像春天的竹筍一樣！

老人們都說：

孩兒不離娘。

祖國呀，

在前綫，

我真想念你！

但我記住一支蘇維埃的歌：

『假如母親問我去哪裏，

去做什麼事情，

我說，我要爲祖國而戰鬥，

保衛你呀，親愛的母親！……』

在坑道裏，

我哼着它，

就像回到了你的身旁；

在作戰中，
我哼着它，
就勇敢無雙！

車過鴨綠江，
好像飛一樣。
祖國，我回來了，
祖國，我的親娘！
但當我的歡喜的眼淚
滴在你懷裏的時候，
我的心兒
却又飛到了朝鮮前方！

一九五三年八月

我們的武器

在那些最初的日子，

『步槍

加手榴彈、

加一把炒麵、

再加一捧雪，』

就是我們的武器。

沒有飛機，

沒有摩托，

沒有裝甲，

但我們却把敵人，

從鴨綠江

一直趕到漢江南。

『步槍

加手榴彈、

加一把炒麵、

再加一捧雪，』

就是這樣，
一點不錯。
敵人的坦克大砲
並沒有戰勝我們，
結果還不得不

坐着十輪大卡車逃跑。
彭德懷將軍一聲令下，
我們就用兩條腿
攆過了他。
像斬殺一條毒蛇一樣，
把那『威武』的一字長蛇，
斬得七零八落。

在那些最初的日子，
我們把手榴彈捆成堆，
來對付他們的裝甲。
冒着砲火，流着血，
爬上滾動的坦克，
揭開王八蓋，
用一顆手榴彈，或是一根衝鋒式，
抓一個鐵俘虜。
在那些最初的日子，

我們用三顆步槍子彈，
打得一架『油挑子』成了『空中炸』。
像神兵一樣，
不是從天上，也不是從地下，
我們突然出現，
逼得才把砲彈往砲膛裏送的敵人
舉手投降。
我們用最後一顆子彈打倒敵人，
好從他身上搜來千百顆子彈。

二

我們的武器是什麼？
我們的武器
就是我們的心！

出國的時候，
除了糧食和槍，
我們什麼也沒有帶。
但我們却帶上了，
周總理的聲明
和各民主黨派的聯合宣言。
為我們的祖國，

也爲自己，
我們曾宣誓……

過了鴨綠江，
美麗的農田在荒蕪；
雄偉的城市在燃燒；
學校的四周，
滿是孩子們的屍體；
老婦人流着她尋找兒孫的眼淚。
我們看到這些，
彷彿我們的心在荒蕪；
我們的心在燃燒；
彷彿孩子們的屍體，
就躺在我們的心上；
彷彿我們的心上，
凝結着老婦人尋找兒孫的眼淚。

我們是戰士，
我們的武器，
就是我們的心！

三

我們的武器，
就是我們的心，
心，
就是和平。

我們的祖國，
已邁上了社會主義的大道。
誰不想那美好的生活？

我們不會忘記

鐵鎚

鋤頭

和年輕的未婚妻。

守在山崗，

就像守在祖國的

鐵礦、鋼廠。

守在平原

就像守在祖國的

集體農莊。

在休息時最寶貴的五分鐘，

我們也曾做過合家團圓的美夢。

端起刺刀衝鋒的時刻，
我們像刺殺偷襲家園的豺狼一樣，
把刺刀深深的扎入那多毛的胸膛。

心，
就是和平！
爲了它，我們創造奇蹟，
有了它，我們的力量無邊。
把我們的心

給與六萬萬祖國人民，
三千萬朝鮮人民，
和億萬個愛好和平的人民。
而六萬萬祖國人民的心，
三千萬朝鮮人民的心，
和億萬個愛和平人民的心，
將鑄成一個大得無比的鐵鎚，
對準那些毀滅人類的
任何武器，
任何強盜，
砸下去，
砸得它粉碎粉粉碎！

一九五三年九月於蛟河陸軍醫院

平常的事

在我們祖國，到處都有這樣平常的事……

早晨，

播音機剛送出『東方紅』的

第一節音符，

人們按照自己的習慣，

喝完了豆漿或是牛奶，

披起薄霧的輕紗，

十三歲的哥哥

牽着七歲的妹妹去上學；

工人去上班；

農民去耕地；

沿着河堤，

療養院的休養員去散步。

我相信，

在我的祖國，

不管城市和鄉村，

不管風雪的北方和溫暖的南方，

到處都有這平常的事，
一點也不奇怪。

我看見：
剛學會寫字的孩子，
握着毛筆，歪斜地寫，
『我長大了
建設祖國！』

我看見：
年輕的母親，
爲初生的寶貝剪裁花布。
勞動模範提着皮包，
匆匆的趕六點三十分的早車
去上北京城。

我看見：
二十五噸的巨型吊車
在架設新的巨大的工廠；
鞍鋼的工人弟兄
決心爲祖國增產財富
八千五百億。

我相信，
在我的祖國，